



元豐類藁卷第十二

序

李白詩集後序

李白詩集二十卷舊七百若干篇今九百若干篇者知制誥常山宋敏求字道之所廣也次道既以類廣白詩自為序而未考次其作之先後余得其書乃考其先後而次第之蓋白蜀郡人初隱岷山出居襄漢之間南游江淮至楚觀雲夢雲夢許氏者高宗時宰相圉師之家也以女妻白因留雲夢者三年去之齊魯居徂耒山竹溪入吳至長安明皇聞其名召見以為翰林供奉頃之不合去北極趙魏燕晉西涉岐邠歷商於至洛陽游梁

最久復之齊魯南浮淮泗再入吳轉徙金陵上秋浦潯陽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明年明皇在蜀永王璘節度東南白時卧廬山璘迫致之璘軍敗丹陽白奔亡至宿松坐繫尋陽獄宣撫大使崔渙與御史中丞宋若思驗治白以為罪薄宜賞而若思軍赴河南遂釋白囚使謀其軍事上書肅宗薦白才可用不報是時白年五十有七矣乾元元年終以污璘事長流夜郎遂泛洞庭上峽江至巫山以赦得釋憇岳陽江夏久之復如尋陽過金陵徘徊於歷陽宣城二郡其族人陽冰為當塗令白過之以病卒年六十有四是時寶應元年也其始終所更涉如此此白之詩書所自叙可考者也范傳正為白墓

誌稱白偶乘舳一日千里或遇勝景終年不移則見於白之自叙者蓋亦其略也舊史稱白山東人為翰林待詔又稱永王璘節度揚州白在宣城謁見遂辟為從事而新書又稱白流夜郎還尋陽坐事下獄宋若思釋之者皆不合白之自叙蓋史誤也白之詩連類引義雖中於法度者寡然其離閔肆雋偉殆騷人所不及近世所未有也舊史稱白有逸才志氣宏遠飄然有超世之心余以為實錄而新書不著其語故錄之使覽者得詳焉

### 先大夫集後序

公所為書號仙鳧羽翼者三十卷西陲要紀者十卷清邊前要五十卷廣中台志八十卷為臣要紀三卷四聲韻五

卷總一百七十八卷皆刊行於世今類次詩賦書奏一百二十三篇又自為十卷藏於家方五代之際儒學既擯焉後生小子治術業於閭巷文多淺近是時公雖少所學已皆知治亂得失興壞之理其為文閱深雋美而長於諷諭今類次樂府已下是也宋既平天下公始出仕當此之時太祖太宗已綱紀大法矣公於是勇言當世之得失其在朝廷疾當事者不忠故凡言天下之要及本天子憂憐百姓勞心萬事之意而推大臣從官執事之人觀望懷奸不稱天子屬任之心故治未久洽至其難言則人有所不敢言者雖屢不合而出而所言益切不以利害禍福動其意也始公尤見竒於太宗自光

祿寺丞越州監酒稅召見以為直史館遂為兩浙轉運使未久而真宗即位益以材見知初試以知制誥及西兵起又以為自陝以西經略判官而公常日方論大臣當時皆不悅故不果用然真宗終感其言故為泉州未盡一歲拜蘇州五日又為揚州將復召之也而公於是時又上書語斥大臣尤切故卒以齟齬終公之言其大者以自唐之衰民窮久矣海內既集天子方脩法度而用事者尚多煩碎治財利之臣又益急公獨以謂宜導簡易罷筦權以與民休息塞天下望祥符初四方爭言符應天子因之遂用事泰山祠汾陰而道家之說亦滋甚自京師至四方皆大治宮觀公益諍以謂天命不可

專任宜絀姦臣修人事反復至數百千言嗚呼公之盡忠天子之受盡言何必古人此非傳之所謂主聖臣直者乎何其盛也何其盛也公在兩浙奏罷苛稅二百三十餘條在京西又與三司爭論免民租釋逋負之在民者蓋公之所試如此所試者大其庶幾矣公所嘗言其衆其在前及書亡者蓋不得而集其或從或否而後常可思者與歷官行事廬陵歐陽修公已銘公之碑特詳焉此故不論論其不盡載者公卒以齟齬終其功行或不得在史氏記藉令記之當時好公者少史其果可信歟後有君子欲推而考之讀公之碑與其書及余小子之序其意者具見其表裏其於虛實之論可覈矣公卒

乃贈諫議大夫姓曾氏諱某南豐人序其書者公之孫輩也至和元年十二月日謹序

王深父文集序

深甫吾友也姓王氏諱回當先王之迹熄六藝殘缺道術衰微天下學者無所折衷深甫於是奮然獨起曰先王之遺文以求其意得之於心行之於已其動止語默必考於法度而窮達得喪不易其志也文集二十卷其辭反復辨達有所開闡其卒蓋將歸於簡也其破去百家傳注推散不全之經以明聖人之道於千載之後所以振斯文於將墜回學者於既溺可謂道德之要言非世之別集而已也後之潛心於聖人者將又由是而

有得則其於世教豈小補之而已哉嗚呼深甫其志方  
強其德方進而不幸死矣故其澤不加於天下而其言  
止於此然觀其所考者豈非孟子所謂名立者狃其文  
有片言半簡非大義所存皆附而不去者所以溯甫之  
於其細行皆可傳於世也深甫福州候官縣人今家於  
穎嘗舉進士中其科為亳州衛真縣主簿未一歲弃去  
遂不復仕卒於治平二年之七月二十八日年四十有  
三天子嘗以其軍節度推官知陳州南頓縣事就其家  
命之而深甫既卒矣

王子直文集矣

至治之極教化既成道德同而風俗一言理者雖異人  
殊世未嘗不同其指何則理當無二也是以詩書之文  
自唐虞以來至秦魯之際其相去千餘載其作者非一  
人至於其間嘗更衰亂然學者尚蒙餘澤雖其文數萬  
而其所發明更相表裏如一人之說不知時世之遠作  
者之衆也嗚呼上下之間漸磨陶冶至於如此豈非感  
哉自三代教養之法廢先王之澤熄學者人人異見而  
諸子各自為家豈其固相反哉不當於理故不能一也  
由漢以來益遠於治故學者雖有魁竒拔出之材而其  
文能馳騁上下偉麗可喜者甚衆然是非取舍不當於  
聖人之意者亦已多矣故其說未嘗一而聖人之道未  
嘗明也士之生於是時其言能當於理者亦可謂難矣

由是觀之則文章之得失豈不繫於治亂哉長樂王向  
字子直自少已著文數萬言與其兄弟俱名聞天下可  
謂魁竒拔出之材而其文能馳騁上下偉麗可喜者也  
讀其書知其與漢以來名能文者俱列於作者之林未  
知其孰先孰後考其意不當於理亦少矣然子直晚自  
以為不足而悔其少作更欲窮探力取極聖人之指要  
感行則欲發而見之事業窮居則欲推而托之於文  
章將與詩書之作者並而又未知孰先孰後也然不幸  
蚤世故雖有難得之材獨立之志而不得及其成就此  
吾徒與子直之况回字深甫所以深恨於斯人也子直  
官世行治深父已為之銘而書其數萬言者屬予為叙

子直子直之所自見者已足暴於世矣故特為之序其  
志云

王容季文集序

叙事莫如書其在堯典述命羲和宅土測日畧星候氣  
揆民緩急兼蠻夷鳥獸其財成制相備三才萬物之理  
以治百官授萬民與衆功可謂博矣然其言不過數十  
其於舜典則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益堯之時觀天  
以曆象至舜及桀之璣衡聖人之法至後世益備也曰  
老者則日月五星曰政者則羲和之所治無不任焉其  
體至大蓋一言而盡可謂微矣其言微故學者所不得  
不盡心能盡心然後能自得之此所以為經而歷千餘

年蓋能得之者少也易詩禮春秋論語皆然其曰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信也世既衰能言者益少承孔子者孟子而已承孟子者楊子而已楊子之稱孟子曰知言之要知德之奧若楊子則亦足以幾乎此矣其次能叙事使可行於遠者若子夏左丘明司馬遷韓愈亦可謂拔出之材其言庶乎有益者也吾友王氏兄弟曰回深父曰向子直曰罔容季皆善屬文長於叙事深父尤深而子直容季益能稱其兄者也皆可謂拔出之材令其克壽得就其志則將紹六藝之遺言其可禦哉予嘗叙深父子直之文銘容季之墓而容季之兄罔子堅又集容季之遺藁屬予序之予憫俗之媮朋友故舊道缺

不自知其不能強次是說以為容季文集序

熙寧年冬

昌群齋

### 范貫之奏議集序

尚書戶部郎中直龍圖閣范公貫之之議奏凡若干篇其子世京集為十卷而屬予序之蓋自至和已後十餘年間公常以言事任職自天子大臣至于群下自掖庭至于四方幽隱一有得失善惡關於政理公無不極意反復為上方言或矯拂情欲或切劘計慮或辨別忠佞而處其退章有一拜或至於十餘上事有陰爭獨陳或悉引諫官御史合議肆言仁宗常虚心采納為之變命令更廢舉近或立從遠或越月踰時或至於其後卒皆聽用蓋當是時仁宗



在位歲久熟於人事之情偽與群臣之能否方以仁厚清  
靜休養元元至於是非與奪則一歸之公議而不自用也  
其所引拔以言為職者如公皆一時之選而公與同時之  
士亦皆樂得其言不曲從苟止故天下之情因得畢聞於  
上而事之害理者常不果行至於奇衷恣睢有為之者亦  
輒敗悔故當此之時常委事七八大臣而朝政無大闕失  
群臣奉法遵職海內乂安夫因人而不自用者仁宗之所  
以其仁如天至於享國四十餘年能承太平之業者繇是  
而已後世得公之遺文而論其世見其上下之際相成如  
此又將低回感慕有不可及之嘆然後知其時之難得則  
公言之不沒豈獨見其志所以明先帝之盛德於無窮也

公為人溫良慈恕其從政寬易愛人及在朝廷危言正  
色人有所不能及也凡同時與公有言責者後多至大  
官而公獨早卒公諱師道其世次州里歷官行事有今  
資政殿學士趙公并為公之墓銘云

王平甫文集序

王平甫既歿其家集其遺文為百卷屬予序平甫自少  
已傑然以材高見於世為文思若決河語出驚人一時  
爭傳誦之其學問尤敏而資之以不倦至晚愈薦博覽  
強記於書無所不通其明於是非得失之理為尤詳其  
文闡富典重其詩博而深矣自周衰先王之遺文既喪  
漢興文學猶為近古及其衰而陵夷盡矣至唐又之而

然言之士始幾於漢及其衰而遂泯泯矣宋受命百有  
餘年天下文意復侔於漢唐之盛蓋自周衰至今千有  
餘歲斯文濱於磨滅能自拔起以追於古者此三垂而  
已各於其盛時士之能以特見於世者率常不過三數  
人其也文其人之不數之難得如此平甫之文能特見於世者也世皆  
謂平甫之詩宜為樂誦薦之郊廟其文宜為典冊施諸  
朝廷而不得用於世然推其實千歲之日不為不多焦  
心思於翰墨之間者不為不衆在富貴之位者未嘗一  
日而無其人彼皆泯滅而無傳或播其醜於後平甫乃  
躬難得之姿負特見之能以自立於不朽雖不得其志然  
其文之可貴人亦莫得而掩也則平甫之求於內亦奚

憾乎古今作者或能文不必工於詩或長於詩不又存  
文平甫獨兼得之其於詩尤自喜其憂喜哀樂感激怨  
懟之情一於詩見之古詩尤多也平甫居家孝友為人  
質直簡易遇人豁然推腹心不為毫髮疑礙與人交於  
恩意尤篤也其死之日天下識與不識皆聞而哀之其  
州里世次歷官行事將有待於識平甫之英者不著於  
此云元豐元年

強幾聖文集序

幾聖諱至姓強氏錢塘人幾聖字也為三司戶部判官  
尚書祠部郎中既歿其子浚明集其遺文為二十卷囑  
予序幾聖少貧能自謀學為進士材拔出輩類出輒收

其科其文詞大傳於時及為吏未嘗不以其間益讀書  
為文尤工於詩句出驚人世皆推其能然最為相國韓  
魏公所知魏公既罷政事鎮京兆及徙鎮相魏常引幾  
聖自助魏公喜為詩每合居士大夫賓客與游多賦詩  
以自見其屬而和之者幾而聖獨思致逸發若不可追躡  
魏公未嘗不嘆得之晚也其在幕府魏公每上奏天子  
以歲時慶賀候問及為書記通四方之好幾聖為屬藁  
草又聲比字屬曲當繩墨然氣質渾渾不見刻畫遠近  
多稱誦之及為他文若誌銘序記策問學士大夫則簡  
古典則不少賤以就俗其所長無人如此魏公數薦之朝廷  
以謂宜在館閣然未及用魏公既薨之明年幾聖亦以  
疾卒幾聖之遺文在魏公墓府者雖多故序亦反復見  
之覽者可推而考之也其行治官世已著於誌幾聖之  
葬者故此不著

思軒詩序

今天子至和之初尚書屯田員外郎林君通判撫州協  
于上下以修其職於是時蝗起京東轉入江淮之間秋  
又皆旱撫獨無害矣故君得以其間益疏其寢北之  
池厚池之北涯立屋其上入而燕焉名其軒曰思軒士  
之能詩者皆為君賦之觀君之蚤夜於其治既有餘日  
乃自以為不足而深思於此得士大夫之作讀而推之  
以察君之志將無大小言動萬事之作止一擇其宜則

思之盡豈獨一時寄此軒之內哉君之大父水部君當  
太宗時實通判是州今卒余年而君來世其官衆於是  
考於州人以求水部之餘思遺德又祭君之能業其家  
而謂君之勢且益顯以大其宗門將豈止於此後有君  
子低回此軒而迹君之思見於事者不遺於理不墜其  
先則詩之信天下其可蔽也哉九月日序

元豐豆類卷第十三

元豐類藁卷第十三

序

序越州鑑湖圖

鑑湖一曰南湖南並山北屬州城漕渠東西距江漢順  
帝永和五年會稽太守馬臻之所為也至今九百七十  
有五年矣其周三百五十有八里凡水之出於東南者  
皆委之州之東自城至于東江其北隄石撻二陰溝十  
有九通民田田之南屬漕渠北東西屬江者皆溉之州  
之東六十里自東城至于東江其南隄陰溝十有四通  
民田田之北抵漕渠南並山西並隄東屬江者皆溉之  
州之西三十里曰柯山斗門通民田曰之東並城南並

隄北濱漕渠西屬江者皆溉之揔之沅山陰會稽兩縣十四鄉之田九千頃非湖能溉田九千頃而已蓋田之至江者盡於九千頃也其東曰曹娥斗門曰蒿口斗門水之循南隄而東者由之以入于東江其西曰廣陵斗門曰新運斗門水之循北隄而西者古之以入于西江其北曰朱儲斗門去湖最遠蓋因三江之上兩山之間疏為二門而以時視田中之水小溢則縱其一大溢則盡縱之使入于三江之口所謂湖高於田丈餘田又高海丈餘水少則泄湖溉田水多則泄田中水入海故無荒廢之田水旱之歲者也繇漢以來幾千載其利未嘗廢也宋興民始有盜湖為田者祥符之間二十七戶廢

曆之間二戶為田四頃當是時三司轉運司猶下書切責州縣使復田為湖然自此吏益慢法而奸民浸起至于治平之閒盜湖為田者凡八千餘戶為田七百餘頃而湖廢幾盡矣其僅存者東為漕渠自州至于東城六千里南通若耶溪自樵風涯至于桐嶼十里皆水廣不能十餘丈每歲少雨田未病而湖蓋已先涸矣自此以來人爭為謂盜湖為田者利在盜湖水一雨則放聲以者杜祀則謂盜湖為田者利在盜湖水一雨則放聲以動州縣而斗門輒發故為之立石則水一在五雲橋水深八尺有五寸會稽主之一在跨湖橋橋水深四尺有五寸山陰主之而斗門之鑰使皆納于州水溢則遣官

視則而謹其閉縱又以謂宜益理防隄斗門其敢田者  
拔其苗責其力以復湖而重其罰猶以為未也又以謂  
宜加兩縣之長以提舉之名課其督察而為之殿賞吳  
奎則謂每歲農隙當僦人濬湖積其泥塗以為丘阜使  
縣主役而州與轉運使提點刑獄督緝賞罰之張次山  
則謂湖廢僅存者難卒復宜益廣漕路及他便利處  
使可漕及住民田里置石柱以識之柱之內禁敢田者  
刁約則謂宜斥湖三之一與民為田而溢隄使高一丈  
則湖不開而其利自復范師道施元長則謂重侵耕之  
禁猶不能使民無犯而斥湖與民則侵者孰禦又以湖  
水較之高於城中之水或三尺有六寸或二尺有六寸

而益隄壅水使高則水之敗城郭廬舍可必也張伯玉  
則謂後日五千人濬湖使至五尺當十五歲畢至三尺當  
九歲畢恐工起之日浮議外搖役夫內潰則雖有智者  
猶不能畢其成若日役五千人益隄使高八尺當一歲  
畢其竹木費九十二萬有三千計越之戶二十萬有  
六千賦之而復其租其勢易足如此則利可坐收而人  
不煩弊陳宗言趙誠復以水勢高下難之又以謂宜修  
吳奎之議以歲月復湖當是時都水善其言又以謂宜  
增賞罰之令其為說如此可謂博矣朝廷未嘗不聽用  
著於法故罰有自錢三百至于千有至于五萬刑有杖  
百至于徒二年其文可謂密矣然而田者不止而日愈

多湖不加濬而日愈廢其故何哉法令不行而苟且之俗勝也昔謝靈運從宋文帝求會稽回踵湖為田太守孟顛不聽又求休隍湖為田顛又不聽靈運至以語詆之則利於請湖為田越之風俗舊矣然南湖繇漢歷吳晉以來接于唐又接于錢鏐父子之有此州其利未嘗廢者彼或以區區之地當天下或以數州為鎮或以一國自王內有供養祿廩之須外有貢輸問遺之奉非得晏然而已也故強水土之政以力本利農亦皆有數而錢鏐之法最詳至今尚多傳於人者則其利之不廢以也近世則不然天下為一而安於承平之故在位者重舉事而樂因循而請湖為田者其語言氣力往往足

以動人至於修水土之利則一有動衆從古所難故鄭國之役以謂足以疲秦而西門豹之治鄴渠人亦以為煩若其故如此則吾之吏孰肯任難當之怨來易至之責以待未然之功乎故說雖博而未嘗行法雖密而未嘗舉田者之所以日多湖之所以日廢繇是而已故以為法令不行而苟且之俗勝者豈非然哉夫千歲之湖廢與利害較然易見然自慶曆以來三十餘年遭吏治之因循至於既廢而世猶莫寤其所以然况於事之隱微難得而考者繇苟簡之故而弛壞於冥冥之中又可知其所以然乎今謂湖不必復者曰湖田之入既饒矣此游談之士為利於侵耕者言之也夫湖未盡廢則

湖下之田旱此方今之害而衆人之所覩也使湖盡廢則湖之為田亦旱矣此將來之害而衆人之所未覩者故曰此游談之士為利於侵耕者言之而非實知利害者也謂湖不必濬者曰益隄壅水而已此好辨之士為樂聞苟簡者言之也夫以地勢較之壅水使高必敗城郭此議者之所已言也以地勢較之濬湖使下然後不失其舊不失其舊然後不失其宜此議者之所未言也又山陰之石則為四尺有五寸會稽之石則幾倍之壅水使高則會稽得尺山陰得半地之窪隆不並則益隄未為有補也故曰此好辨之士為樂聞苟簡者言之而又非實知利害者也二者既不可用而欲禁侵耕開告

者則有賞罰之法矣欲謹水之畜泄則有閉縱之法矣欲痛絕取田者則拔其苗責其力以復湖而重其罰又有法矣或欲任其責於州縣與轉運使提點刑獄或欲以每歲農隙濬湖或欲禁田石柱之內者又皆有法矣欲知濬湖之淺深用工若干為日幾何欲知增隄竹木之費幾何使之安出欲知濬湖之泥塗積之何所又已計之矣欲知工起之日或浮議外搖役夫內潰則不可以又其成又已論之矣誠能收衆說而考其可否用其可者而以在我者潤澤之今言又行法必舉則何功之不可成何利之不可復哉筆初蒙恩通判此州問湖之廢興於人未有能言利害之實者及到官然後問焉於



兩縣問書於州與何渠司至於參覈之而圖成熟寃之而書具然後利害之實明故為論次庶夫計議者有考焉熙寧二年冬卧龍齋

### 類要序

晏元獻公出東南起童子入秘閣讀書遂膺名命翰林

學士真宗特寵待之每進見勞問及所以任屬之者群臣莫能及皇太子就書學公以選入侍太子即皇帝位是為仁宗公遂筦國樞要任政事位宰相其在朝廷五十餘年常以文學謀議為任所為賦頌銘碑制詔冊命書奏議論之文傳天下尤長於詩天下皆吟誦之當真宗之去天下無事方輯福應推功德脩封禪及后土山

川老子諸祠以報禮上下左右前後之臣非工儒學妙於語言能討論古今潤色太平之業者不能稱其位公於是時為學者宗天下慕其聲名人見公應於外者不窮而不知之得於內者何也及得公所為類要上中下秩摠七十四篇凡若干門皆公所手抄迺知公於六藝太史百家之言騷人墨客之文章至於地志族譜佛老方伎之衆說旁及九州之外蠻夷荒忽詭變奇跡之序錄皆披尋紬繹而細於三材萬物變化情偽是非興壞之理顯隱細鉅之委曲莫不究盡公之得於內者在此公之所以光顯於世者有以哉觀公之所自致者如此則知士不素學而處從官大臣之列備文儒道德

之任其能不餒且病乎此公之書所以為可傳也公之  
子知止能守其家者也以書屬余序余與公仕不並時  
然皆臨川人故為之論次以為公書其首

相國寺維摩院聽琴序

古者學士之於六藝射能弧矢之事矣又當善其揖讓  
之節御能車馬之事矣又當善其驅馳之節書非能肆  
筆而已又當辨其體而皆通其意數非能布策而已又  
當知其用而各盡其法而五禮之威儀至於三千六樂  
之節文可謂微且多矣噫何其煩且勞如是然古之學  
者又能此亦可謂難矣然習其射御於禮習其干戈於  
宗則少於學長於朝其於武備固備矣其於家有塾於

黨有庠於鄉有序於國有學校於教有師於視聽言動有  
其容於衣冠飲食有其度几杖有銘盤杆有戒在輿有  
和鸞之聲行步有珮玉之音燕處有雅頌之樂而非其  
故琴瑟未嘗去於前也蓋其出入進退俯仰左右接於  
耳目動於四體達於其心者所以養之至如此其詳且  
密也雖然此尚為有待於外者尔若夫三才萬物之理  
性命之際力學以求之深思以索之使知其要識其微  
齋戒以守之以盡其才成其德至合於天地而后已者  
又當得之於心夫豈非難哉噫古之學者其役之於內  
外以持其心養其性至於於如此此君子所以愛日而自  
強不息以來至乎極也然其習之有素閑之有具如此

則求其放心伐其邪氣而成文武之材就道德之實者  
可謂易矣孔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蓋樂者所以  
感入之心而使之化故曰成於樂昔舜命夔典樂教胄  
子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則樂者非獨  
去邪又所以救其性之偏而納之中也故和鸞佩玉雅  
頌琴瑟之音非其故不去於前豈虛也哉今學士大夫  
之於待其身養其性凡有待於外者皆不能具得之於  
內者又亦皆略其事可謂簡且易矣然所以求其放心  
伐其邪氣而成文武之材就道德之實者豈不難哉此  
予所以惧不至於君子而入於小人也夫有待於外者  
余既力不足而於琴竊有志焉久矣然患其摸涂授也

治平三年夏得洪君於京師始合同舍之士聽其琴於  
相國寺之維摩院洪君之於琴非特能其音又能其意  
者也予將就學焉故道予之所慕古人者庶乎其有以  
自教也同舍之士丁寶臣元珍鄭稷閔中孫覺莘老林  
希子中而予曾鞏子固也洪君名規字方叔以文學吏  
事稱於世云

### 張文叔文集序

文叔姓張氏諱彥博蔡州汝陽人慶曆三年為撫州司  
法參軍余為之銘其父碑文叔又治其寢得嬰兒禿禿  
之遺骸葬之余為之誌其事是時文叔年未三十喜從  
余問道理學為文章因與之游至其為司法代去其後

又三遇焉至今二十有六年矣文叔為袁州判官已死  
其子仲偉集其遺教四十卷自蘄春走京師屬余序之  
余讀其書知文叔雖久窮而講道益明屬文益工其辭  
精深雅贍有過人者而比三遇之蓋未嘗為余出也又  
知文叔自進為甚強自待為甚重皆可喜也雖其遇於  
命者不至於富貴然比於富貴而功德不足以堪之姑  
為說以自恕者則文叔雖久窮亦何恨哉仲偉居撫時  
八九歲未始讀書就筆硯今儀觀甚偉文辭甚工有  
子復能讀書就筆硯矣則余其能不老乎既為之評其  
文而序之又辱道其父子事反復如此者所以致余情  
於故舊而又以見余之老也熙寧元年三月十七日序

館閣送錢純老知婺州詩序

熙寧三年三月尚書司封員外郎秘閣校理錢君純老  
出為婺州三館秘閣同舍之士相與飲餞于城東佛舍  
之觀音院會者凡二十人純老亦重僚友之好而欲慰  
處者之思也乃為詩二十言以示坐者於是在席人各  
取其一言為韻賦詩以送之純老至州將刻之石而以  
書來曰為我序之蓋朝廷常引天下儒學之士聚之館  
閣所以長養其材而待上之用有出使于外者則其僚  
又相告語擇都城之中廣宇豐堂游觀之勝約日皆會  
飲酒賦詩以叙去處之情而致綢繆之意歷世寢久以  
為故常其從容道義之樂蓋他司所無而其賦詩之所

稱引况論莫不道去者之義祝其歸仕於王朝而歆其  
久於外所以見士君子之風流習尚薦於相先非世俗  
之所能及又将待上之考信於此而以其彙進非空文  
而已也純老以明經進士制策入等歷教國子生入館  
閣為編校書籍校理檢討其文章學問有過人者宜在  
天子左右與訪問任獻納而顧請一州欲自試於川窮  
山阻僻絕之地其志節之高又非凡才所及此賦詩者  
所以推其賢惜其志殷勤反復而不能已余故為之序  
其大旨以發明士大夫之公論而與同舍視之使知純  
老之非久於外也十月日序

齊州雜詩序

齊故為文學之國然亦以朋比誇詐見於百俗今其地  
富饒而介於河岱之間故又多獄訟而豪僧群黨亦生  
往喜相攻剽賊殺於時號難治余之疲驚來為是州除  
其姦強而振其弛壞去其疾苦而撫其善良未期囹圄  
多空而枹鼓幾熄歲又連熟州以無事故得與其士大  
夫及四方之賓客以其暇日時遊後園或長軒遠榭登  
覽之觀屬想里或芙蓉芰荷湖波渺然從舟上下雖病  
不飲酒而間為小詩以娛情寫物亦拙者之適也通儒  
大人或與余有舊欲取而視之亦不能隱而青鄆二學  
士又從而和之士之喜文辞者亦繼為此作總之凡若  
千篇豈得以余文之陋而使夫宗工秀人雄放瑰絕可

喜之碑不大傳于此邦也故刻之石而并序之使覽者得詳焉熙寧六年二月己丑序

順濟王勅書祝文刻石序

臣鞏言世稱麟鳳龜龍王者之嘉瑞則蓋不常出而德有不能致者又稱麟鳳龜龍四靈以為畜則至治之立蓋可狎而擾也故官有泰龍而劉累以善其職事至夏之衰乃不能馴而或祭于庭至周卒為女禍蓋龍之為祥通于治亂如此伏惟陛下仁聖之德達于淵泉故龍實來慕若可擾也其自今以往咸德日濟則又有遊于宮沼或負圖出河而且將領在有司群於羞物故臣敢刻勅書祝辭于石以俟臣鞏謹序

叙盜

盜三十人凡十五發繇孫僕而下盜吳慶船者殺人皆應斬盜朱縞船者賊重皆應絞凡應死者十有八人繇湯慶而下或賊輕或竊盜或常自言凡應徒者十有二人此有司之法也今圖之所見者其名氏稅等械器與其發之日月所盜之家所取之財至於人各別其凡若干發皆旁行以見之人各別其凡若干發者又別之以朱欲覽者之易曉也吳慶之船賊分為三與吳慶吳道之屬有親疎居有異同至於孫仙湯慶之族屬以及十二人之所以得死者皆別見於圖之上下而獄之輕重詳矣其創作兵伏合衆以轉劫數百里之間至於賊

殺良民此情狀之尤可嫉者也方五六月之時水之害甚矣田疇既以蕩溺矣屋廬既以漂流矣城郭之內糶官粟以賑民而猶有不得食者窮鄉僻壤大川長谷之間自中家以上日吳持錢無告糴之所况於躡所素困之人乎方且結草帶以自託於壞毀捍之上士有饑餓之迫無樂生之情其屢發而為盜亦情狀之可哀者也康誥曰殺越人于貨瞽不畏死凡民罔不慤孟子下之以謂不待教而誅者也是則殺人之盜不待教而誅皆百王之所同而未有知其所始者也然而孔子曰天下有道盜其先變乎此謂養之既足導之既明則為盜者知耻而自新則非殺人之盜有待教而誅此亦百王之所同而未有知其所始者也不待教而誅者天下之所得容也待教而誅者俟之之道既盡矣然後可以責之備也苟為養之既有不足導之既有不明俟之之道既有不盡矣故凶年人食不足而有起為盜賊者天子嘗密下寬大之令許降其罪而此非有司之法也至殺人與賊重者亦不降有司之法存焉亦康誥之意也余當閱是獄故具列其本末情狀以覽觀焉以明余之於是盡心矣

贈黎安二生序

趙郡蘇軾余之同年友也自蜀以書至京師遺余稱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既而黎生携其文數十萬言安生

携其文亦數千言辱以顧余讀其文誠閱壯雋偉善反  
復馳騁窮盡事理而其材力之放縱若不可極者也二  
生固可謂魁竒特起之士而蘇君固可謂善知人者也  
頃之黎生補江陵府司法叅軍將行請予言以為贈余  
曰余之知生既得於心矣迺將以言相求於外邪黎生  
曰生與安生之學於斯文里之人皆笑以為迂闊今求  
子之言蓋將解惑於里人余聞之自顧而笑夫世之迂  
闊孰有甚於予乎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  
而不知同乎俗此余所以困於今而不自知也世之迂  
闊孰有甚於予乎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  
耳患為笑於里之人若余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歸  
且重得罪庸詎止於笑乎然則若余之於生將何言哉  
謂余之迂為善則其患若此謂為不善則有以合乎世  
必遠乎古有以同乎俗必離乎道矣生其無急於解里  
人之惑則於是焉又能擇而取之遂書以贈二生并示  
蘇君以為何如也



元豐類藁卷第十四

序

送傳向老令瑞安序

向老傳氏山陰人與其先无老讀書知道理其所為文  
辭可喜太夫人春秋高而其家故貧然向老昆弟尤自  
守不苟取而妄交太夫人亦忘其貧余得之山陰愛其  
自處之重而見其進而未止也特心與之向老用舉者  
令溫之瑞安將奉其太夫人以往予謂向老學古其為  
令當知所先後然古之道蓋無所用於今則向老之  
守亦難合矣故為之言慶夫有知予為不妄者能以  
而易也

送周屯田序

士大夫登朝廷年七十上書去其位天子官其一子而  
聽之亦可謂榮矣然而有若不釋然者余為之言曰古  
之士大夫倦而歸者安居几杖膳羞被服百物之珍好  
自若天子養以燕饗飲食鄉射之禮自比子弟袒裼  
裼以薦其物諸其辭說不於庠序於朝廷時節之賜與  
縉紳之禮於其家者不以朝則以夕上之聽其休為不  
敢勤以事下之自老為無為而尊榮也令一日辭事還  
其廬後御散矣賓客去矣百物之順其欲者不足人之  
群嬉屬好之交不與約居而獨遊散弃乎山壑林莽陋  
巷窮閭之間如此甚於長者薄也亦曷能使其不歎

然於心邪雖然不及乎尊事可以委蛇其身而益閑不  
享乎珍好可以窒煩除薄而益安不去乎深山長谷  
豈不足以易其庠序之位不居其榮豈有患乎其辱哉  
然則古之所以殷勤奉老者皆世之任事者所自為於  
士之倦而歸者顧為煩且勞也今之置古事者顧有司  
為少耳士之老於其家者獨得其自肆也然則何為動  
其意邪余為之言者尚書屯田員外郎周君中復周君  
與先人俱大聖二年進士與余舊且好也既為之辨其  
不釋然者又欲其有以處而樂也讀余言者可無異周  
君而病今之失矣南豐曾鞏序

送江任序

均之為吏或中州之人用於荒邊側境山區海聚之間  
蠻夷異域之處或燕荆越蜀海外萬里之人用於中州  
以至四遐之鄉相易而往其山行水涉沙莽之馳往注  
則風霜水雪瘴霧之毒之所侵加蛟龍虺蜴虎豹之群  
之所抵觸衝波急湫墮崖落石之所覆壓其進也莫不  
羸糧舉藥選舟易馬力兵曹伍而後動戒朝奔夜變更  
寒暑而後至至則宮廬器械被服飲食之具土風氣候  
之宜與夫人民謠俗語言習尚之務其變難遵而其情  
難得也則多愁居惕屢嘆息而思歸及其久也所習已  
安所蔽已解則歲月有期可引而去矣故不得專一精  
思脩治具以宣布天子及下之仁而為後世可守之法

也或九州之人各用於其土不在西封在東境士不  
勤舟車輿馬不必力而已傳其邑都坐其堂與道遠  
次升降之倦凌冒之虞無有接於其形動於其慮至則  
耳目口鼻而體之所養如不出乎其家父昆六親故舊  
之人朝夕相見如不出乎其里山川之形土田市井風  
謠習俗辭說之變利害得失善惡之條貫非其童子之  
所聞則其少長之所遊覽非其自得則其鄉之先生老  
者之所告也所居已安所事向之宜皆已習熟如此能  
專慮致勞職事以宣上恩而修百姓之急其施為先後  
不待旁諮久察而與奪損益之幾已斷於宵中矣豈累  
夫孤客遠寓之憂而以苟且決事哉臨川江君任為洪

之豐城此兩縣者牛羊之牧相交對木果蔬五穀之壟  
相入也所謂九州之人各用於其土者孰近於此既已  
得其所處之樂而厭聞飢饉其人民之事而江君又有  
聰明敏急之材廉潔之行以行其政吾知其不去圖議  
論之適賓客之好而所為有餘矣蓋縣之治則民自得  
於太山深谷之中而州以無為於上吾將見江西之幕  
府無南嚮而慮者矣於其行遂書以送之南豐曾鞏叙

### 送劉希聲序

東明劉希聲來臨川 見之其貌勉於禮其言勉於義  
其行亦然其久亦堅其讀書為篇章日盛從予游三年  
予愛之今年度曆五年還其鄉過予別與之言曰東明

汴邑也子之行問道之所嚮者以告子子也一趨馬而  
不息至乎爾也苟為一從馬一遶馬雖不息決不至也  
子也好聞聖人之道亦如是而已矣五月四日序

### 送李材林知柳州

談者謂南越偏且遠其風氣與中州異故官者皆不欲  
久居住往車船未行輒以屈指計歸日又咸小其官以  
為不足事其逆自為慮如此故其至皆傾搖解弛無憂  
且勤之心其習俗從古而爾不然何自越與中國通已  
千餘年而名能撫循其名者不過數人邪故越與閩蜀  
始俱為夷閩蜀皆已變而越獨尚陋豈其俗不可更與  
蓋吏者莫欲其治教之意也噫亦騏之不幸也已彼不

知縣京師而之越水陸之道皆安行非若閩溪峽江蜀  
棧之不測則均之吏於遠此非獨優歟其風氣吾所諳  
之與中州亦不甚異起居不違其節未嘗有疾苟違節  
雖中州寧能不生疾邪其物產之美果有荔子龍眼蕉  
柑橄欖花有素馨山丹含笑之屬食有海之百物累歲  
之酒醋皆絕於天下人少鬪訟喜嬉樂吏者唯其無久  
居之心故謂之不可如其有久居之心奚不可邪古之  
人為一鄉一縣其德義惠愛尚足以薰蒸漸澤今大者  
專州豈當小其官而不事邪令其得吾說而思之人咸  
有久居之心又不小其官為越人繇其陋俗而歐於治  
居閩蜀上無不幸之歎其事出千餘年之表則其美之

巨細可知也然非其材之穎然邁於眾人者不能也官  
於南者多矣予知其材之穎然邁於眾人能行吾說者  
李材炳而已材外又與其兄公翊仕同年同用薦薦者為  
縣入秘書省為著作佐郎令材叔為柳州公翊為象州  
皆同時材又相若也則二州交相致其政其施之速勢  
之便可勝道也夫其越之人幸也夫其可賀也夫

### 送趙宋序

荆民與蠻合為寇潭旁數州被其害天子宰相以潭重  
鎮守臣不勝任為改用人又不勝復改之守至上書乞  
益兵詔與撫兵三百殿直天水趙君希道實護以往希  
道雅與予接間過予道潭之事予曰潭山川甲兵如何

食幾何賊衆寡強弱如何予不能知能知書書之載若  
潭事多矣或合數道之兵以數萬絕山谷而進其勢非  
不衆且健也然而卒殲焉者多矣或單車獨行然而以  
克者相踵焉顧其義信如何耳致吾義信雖單車獨行  
寇可以為無事龔遂張綱祝良之類是也義信不足以  
致之雖合數道之兵以數萬卒殲焉適重寇耳况致平  
邪楊旻裴行立之類是也則兵不能致平致平者在太  
守身耳明也前之守者果能此天子宰相烏用易之爻  
易之為前之守者不能此也今往者復曰乞益兵何其  
與書之云者異邪予憂潭民之重困也寇之益張也注  
時潭吏與旁近郡勦力勝賊者暴戾者戮降者有之今

之往者將持來為是而已邪抑猶不免乎為是也天子  
宰相任之之意其然邪潭守近侍臣使撫覘潭者即吏  
御史博士相望為我稔其賢者曰今之言古書注往曰  
迂然書之事乃已試者也師已試而施諸治與時人之  
自用孰為得失耶愚言倘可以乎潭之患今雖細然太  
中咸通之間南方之憂常劇矣夫豈階於大哉為近臣  
即吏御史博士者獨得而不思也希道固喜事者自其  
行遂次第其語以送之慶曆六年五月日曾鞏序

送王希序 字潛之

鞏慶曆三年遇潛之於江西始其色接吾目已其言接  
吾耳久其行接吾心不見其非吾愛也從之游四年間

鞏於江西三至焉與之上滕王閣泛東湖酌馬跑泉最  
數游而久乃去者大梵寺秋屏閣閣之下百步為龍沙  
沙之涯為漳水水之西涯橫出為西山皆江西之勝處  
也江西之州中凡遊觀之可望者多西山之見見西山  
寂正且盡者唯此閣而已使覽登之美窮于此樂乎莫  
與為樂也况龍沙漳水水涯之陸陵人家園林之屬于  
山者莫不見可見者不特西山而已其為樂可勝道邪  
故吾與潛之游其間雖數且久不厭也其計於心曰奚  
獨吾游之不厭也將奉吾親託吾家於是州而游於是  
以歡吾親之心而自慰焉未能自致也獨其情旦而作  
夜而息無頃焉忘也病不游者期月矣而潛之又遽去

其能不憮然邪潛之之將去以書來曰工 能不言於  
吾行耶使吾道潛之之美也豈潛之相望意也使以言  
相譎切邪眎吾言不足進也眎可進者莫若道素與游  
之樂而惜其去亦情之所不克已也故云爾嗟乎潛之  
之去而之京師人知其將光顯也光顯者之心於山水  
或薄其異日肯尚從吾遊於此乎其豈使吾獨也乎六  
年八月日序

王無咎字序

名字者人之所假借以自稱道亦使人假借以稱道已  
之辭也非若行然不可以假借云也何也問其名曰忠  
與義其字亦然則人無有求其信然者責其不然者知

其假借云也問其行曰忠與義則人皆求其信然者責其不然者其可以假借云乎然而人無貴賤愚良一欲善其名字夫欲善其名字者非他亦曰愛其身而已愛其身而不善充之猶曰姑以聖賢之道假借躋而已不誠乎身莫大焉豈愛其身也不若於名字乎勿求勝焉於行乎汲汲爾以愛其身是以聖賢之道歸諸其身也以為愛其身非至夫然而人一皆善其名字未嘗一皆善其行有愛其身之心而於其身反尔其薄也可嗟也已南城王無咎來請字余思夫字雖不又求勝也然古之人重冠於冠重字字則尔未可忽也今冠禮廢字亦非其時古禮之不行甚矣無咎之請也雖非時之當然

廢幾存其禮予欲拒安得而拒也取易所謂無咎者補過者也為之字曰補之夫勉焉而補其所不至顏子之所以為學者也補之明經術為古文辭其材卓然可畏也以顏子之所以為孝者期乎已余之所望於補之也假借乎已而已矣豈予之所望於補之哉

### 送蔡元振序

古之州從事皆自辟士士亦擇所從故賓主相得也如不得其志去之可也今之州從事皆命於朝非惟守不得擇士士亦不得擇所從賓主豈盡相得哉如不得其志未可以輒去也故守之治從事無為可也守之不治從事舉其政亦勢然也議者不原其勢以為州之政當



一出於守從事舉其政則為立異為侵官噫從事可否其州事職也不其同守之同則舍己之是而求與之同可乎不可也州為不治矣守不自任其責已亦莫之任也可乎不可也則舉其政其孰為立異邪其孰為侵官邪議者未之思也雖然迹其所以然豈士之所喜然哉故曰亦勢然也今四方之從事惟其守之同者多矣幸而材從事昧其政之缺不過室於嘆途於議而已脫然莫以為已事反是為則激激亦奚以為也求能自任其責者少矣為從事乃爾為公卿大夫士於朝不尔者其幾邪臨川蔡君從事於汀始試其為政也汀誠為州治也蔡君可拱而坐也誠未治也人皆觀君也無激也無

### 送丁琰序

同也惟其義而已矣蔡君之任也甚異日官於朝一於是而已矣亦蔡君之任也可不茂歎其行也求求吾文故序以送之

守令之於民近且重易知矣予嘗論今之守令有道而開四方者不過數人此數人者非特任守令也過此數人有千里者相接而無一賢守有百里者相環而無一賢令至天子大臣嘗患其然則任奉法之吏嚴刺察之科以繩治之諸郡守縣令以罪不任職或黜或罷者相繼於外於是下詔書擇廷臣使各舉所知以任守令是天子大臣愛國與民而重守令之意可謂無不至矣而

詔雖下舉者卒不聞惟令或以舊制舉不循循歲月而授每舉者有姓名得而視之推考其材行能堪其舉者卒亦未見焉舉者既然矣則以予之所見聞陰計其人孰可舉者卒亦未見焉猶恐予之愚且賤聞與見焉者少不足以知天下之材也則求夫賢而有名位聞與見之博者而從之問其人之孰可舉者卒亦未見焉豈天下之人固可誣而天固不生才於今哉使天子大臣患天下之弊則數更法以禦之法日以愈密而弊日以愈多豈今之去古也遠治天下卒無術哉蓋古人之有庠有序有師友之游有有司之論而賞罰之始於鄉屬於天下為教之詳至此也士也有聖入之道則皆得行

其教有可教之實則皆可為材且良故古之賢也多賢之多則自公卿大夫至于牛羊倉廩賤官之選咸宜焉獨千里百里之長哉其為道豈不約且明其為致天下之材豈不多哉其豈有勞於求而不得入密於法而不勝其弊若今之患哉今也庠序師友賞罰之法非古也士也有聖人之道欲推而教於鄉於天下則無路焉人愚也則愚矣可教而賢者卒誰教之哉故今之賢也少賢之多則自公卿大夫至于牛羊倉廩賤官之選常不足其人焉獨守令我是以其求之無不至其法日以愈密而不足以為治者其原皆此之出也已噫奚重而不更也姑蘇人丁君琰佐南城南城之政平予知其令令

曰丁君之佐我又知其邑人邑人無不樂道之者予既  
患今之士而常慕古之人每觀良吏一傳則反覆愛之  
如丁君之信於其邑予於旁近邑之所未見故愛之特  
深今為令於淮陰上之人知其材而舉用之也於今也  
得人矣使丁君一推是心以往信于此有不信于彼哉  
求予文者多矣非而莫之與也獨丁君之行也不求予  
文而予樂道其所常論者以送之以示重丁君且勉之  
且勉天下之凡為吏者也

謝司理寺序

君子之於德澤誼行大有為者也於為之也有明而易  
知者有示其用者若乃數度號令因造損益淳雜出  
入則所謂明而易知者使人靡靡然化之不絕於動作  
趨舍之際耳無深閔復鍵穿鏞奧屋為之掩覆也泊然  
莫能知其所以發而至者則所謂不示其用者也易曰  
知微知章章顯之微不顯之謂也又曰幾事不密則害成退藏  
於密者皆不顯之謂也陳郡謝君名績績密也而取字乃本  
諸此而字曰通微以謝君之材其嚮道也苟為無畫無不至者  
也可以有為者也能見其事業者也能不表其迹者也  
亦在楸之而已

元豐類藁卷第十五

書

上歐陽學士第一書

學士執事夫世之所謂大賢者何哉以其明聖人之心于百世之上明聖人之心于百世之下其口講之身行之以其餘者又書存之三者又相表裏其仁與義磊磊然橫天地冠古今不窮也其聞與實卓卓然軒士林猶雷霆震而風颭馳不浮也則其謂之大賢與穹壤等高

大與詩書所稱無間宜矣夫道之難全也周公之政不可見而仲尼生於干戈之間無時無位存帝王之法於天下俾學者有所依歸仲尼既沒析辨詭詞驪榘塞路

觀聖人之道者宜莫如於孟荀楊韓四君子之書也合  
是醜矣退之既沒驟登其域廣開其辭使聖人之道復  
明于世亦難矣哉近世學士飾藻績以誇誦增刑法以  
趨嚮析財利以拘曲者則有聞而仁義禮樂之道則為  
民之師表者尚不識其所為而况百姓之蚩蚩乎聖人  
之道泯泯沒其不絕若一髮之係千鈞也耗矣哀哉  
非命世大賢以仁義為己任者疇能救而振之乎輩自  
成童聞執事之名及長得執事之文章口誦而心記之觀  
其根極理要撥正邪僻掎挈當世張皇大中其深純溫  
厚與孟子衛吏部之書為相唱和無半言片辭踳駁於其  
間真六經之羽翼道義之師祖也既有志於學於時事

萬亦識其一焉則又聞執事之行事不頽流俗之態卓  
然以豐道扶教為己務往者推吐赤心敷建大論不與  
高明獨援摧縮俾蹈正者有所稟法懷疑者有所問執  
義益堅而德亦高出乎外者合乎內推於人者誠於己  
信所謂能言之能行之既有德而且有言也韓退之沒  
觀聖人之道者固在執事之門矣天下孝士有志於聖  
人者莫不攘袂引領願受指教聽誨諭宜矣竊計將明  
聖人之心于百世之下者亦不以語言退託而拒孝者  
也輩性朴陋無所能似家世為儒故不業他自幼追長  
努力文字間其心之所得庶不負近嘗自謂於聖人之  
道有絲髮之見焉周遊當世常斐然有扶衰救缺之心

非徒嗜皮膚隨波流攀枝葉而已也惟其寡與俗人合也於公卿之門未嘗有姓名亦無達者之車回顧其味賤抱道而無所與論心常憤憤排排恨不發也今者乃敢曰簡墨布腹心於執事苟得望執事之門而入則聖人之堂與室家鞏自知亦可以少分萬一於其間也執事將推仁義之道橫天地冠古今則宜取奇偉闕通之士使趨理不避榮辱利害以共爭先王之教於衰滅之中謂執事無意焉則鞏不信也若鞏者亦粗可以為多士先矣執事其亦受之而不拒乎伏惟不以已長退人察愚言而矜憐之知鞏非苟慕執事者慕觀聖人之道於執事者也是其存心亦不凡近矣若其以庸衆待之尋常拒之則鞏之望於世者愈狹而執事之循誘亦未廣矣竊料有心於聖人者固不如是也說少垂意而圖之謹獻雜文時務策兩編其傳繕不謹其簡秩大小不均齊鞏負故也觀其內而畧其外可也干浼清重悚仄悚仄不宣鞏再拜

上歐陽學士第二書

學士先生執事伏以執事好賢樂善孜孜於道德以輔時及物為事方今海內未有倫比其文章智謀材力之雄偉挺特信韓文公已未一人而已某之獲幸於左右非有一日之素賓客之談率然自進於門下而執事不以衆人待之坐而與之言未嘗不以前古聖人之至德

要道可行於當今之世者使輩薰蒸漸漬忽不自知其  
益而及於中庸之門戶受賜甚大且感且喜重念輩無  
似見棄於有司環視其中所有頗識涯分故報罷之初  
釋然不自動豈好大哉誠其材資召取之如此故也道  
中來見行有操瓢囊負任挽車挈携老弱而東者曰某  
土之民避旱曠饑饉與征賦徭役之事將徙占他郡覲  
得水漿藜糗竊活旦暮行且戚戚懼不克如願晝則奔  
走在道夜則無所容寄焉若是者所見殆不減百千人  
因竊自感幸生長四方無事時與此民均被朝廷德澤  
涵養而獨不識撥糶勑未辛苦之事旦暮有衣人以之給  
又一日有文移發召之警則又承籍世德不蒙矢石備

戰守馭車僕馬數千里饋餉自少至于長業乃以詩書  
文史其蚤暮思念皆道德之事前世當今之得失誠不  
能盡解亦庶幾識其一三遠者大者焉今雖群於有司  
與衆人偕下名字不列於薦書不得比數於下士以望  
主上之休光而尚獲收齒於大賢之門道中來又有鞍  
馬僕使代其勞以執事於道路至則可力求簞食瓢飲  
以支旦暮之饑餓比此民綽綽有餘裕是亦足以自慰  
矣此事屑屑不足為長者言然辱愛幸之際不敢自外  
於門下故復陳說覲執事知輩居之何如所深念者執  
事每曰過吾門者百千人獨於得生為喜及行之日又  
贈序引不以規而以賞識其愚又嘆嗟其去此輩得之

於衆人尚宜感知己之深懇惻不忘况大賢長者海內  
所師表其言一出四方以下其人之輕重某乃得是是  
宜感戴欣幸倍萬於尋常可知也然此實皆聖賢之志  
業非自知其材能與力能當之者不宜受此此輩既貴  
緣幸知少之所學有分寸合於聖賢之道既而又敢不  
自力於進備哉日夜克苦不敢有媿於古人之道是亦  
為報之心也恨資性短缺學出己意無有師法覲南方  
之行李時枉筆墨特賜教誨不惟增踈賤之光明抑實  
得以刻心思銘飢骨而佩服矜式焉想惟循誘之力無  
所不至曲借恩力使終人材無所愛惜窮陋之迹故不  
敢望於衆人而獨注心於大賢也徒恨身奉甘旨不得

旦夕於几杖之側稟教誨誦講畫不勝馳恋悽之至不  
宣筆拜

上歐陽舍人書

舍人先生當世之急有三一曰急聽賢之為事二曰急  
裕民之為事三曰急力行之為事一曰急聽賢之為事  
夫主之於賢知之未可以已也進之未可以已也聽其  
言行其道於天下然後可以已也能聽其言行其道於  
天下在其心之通且果也不得其通且果未可以有為  
也苟有為猶膏盲之不治壁言癢痺之老也以古今治亂  
成敗之理入告之不解則極論之其心既通也以事之  
利害是非請試擇之能擇之試請行之其心既果也然



後可以有為也其為計雖遲其成大効於天下又速欲其如此莫若朝夕出入在左右而不使邪人庸人近之也朝夕出入在左右侍臣之任也議復之其可也一不聽則未進而議之再猶未也則日進而議之待其聽而後已可也置此雖有他事未可以議也昔漢殺蕭望之是亦有罪焉宣帝使之傳太子其不以聖人之道導之也則何賢乎望之也其道之而未信而止也則望之不無罪焉為太子責備於師傅不任其責也則責備於侍臣而已矣雖艱而勤其可以已也欤今世賢士上以知而進之矣然未免於庸人邪人雜然而處也於事之益損張弛有戾焉不辨之則道不明肆力而與之辨未

必全也不全則人之望已矣是未易可忽也就其所能而為之則如勿為而已矣如是者非主心通且果則言未可望聽道未可望行於天下也尋其本不如愚人云爾不可以有成也二曰急裕民之為事夫古以來可質也未有民富且安而亂者也其亂者率常民貧而且不安也天下為一殆八九十年矣靡靡然食民之食替兵佛老也或曰削之則怨且戾是以執事望風彈言所以救之之策今募民之集而為兵者擇曠土而使之耕暇而肄武遊入而為衛因弛舊兵佛老也止今之為者舊徒之盡也不日矣是不召怨與戾而行易者也則又量上之用而去其浮是大費可獲而減也推而行之則未利

可弛本務可興富且安可幾而待也不然恐今之民一  
二歲而為盜者莫之能禦也可不為大憂乎他議紛紛  
非救民之務也求救民之務莫大於此也不謀此能致  
富且安乎否也三曰急力行之為事夫臣民父子兄弟  
夫婦朋友皆不為其所宜亂之道今之士惇理甚矣故  
官之不治不易而使能則國家雖有善制不行也豈易  
而使能則一之士以士之如此而况民之沒沒與一有  
駭而動之者歆其効死而不為非不得也今者更貢舉  
法數十百年弊可謂盛矣書下之日戾夫懼怠夫自勵  
近世未有也然此尚不過強之於耳目而已未能心化  
也不心化賞罰一不振焉又解矣欲治之於其心則頌

上與大臣之所力行如何爾不求之本斯已矣求之本  
斯不可不急也或曰適時而已耳是不然今時謂之取  
且格焉不急其本可也不如是未見適於時也凡此三  
務是其寃急又有號令之不一任責之不明當亦速變  
者也至於學者策之經義當矣然九經言數十萬餘注  
義累倍之旁又貫聯他書李而記之乎雖明者不能盡  
也今欲通策之責人之所必不能也苟然則李者及不  
精而得人必濫欲反之則莫若使之人占一經也夫  
經於天地人事無不備者也患不能通豈患通之而少  
邪况詩賦論兼出於他經世務待子史而後明是學者  
亦無所不習也此數者近皆為蔡學士道之蔡君深信

望先生共成之孟子稱鄉隣闔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  
惑然觀孟子周行天下欲以其道及人至其不從而去  
猶曰王庶幾改之則又召予此其心汲汲何如也何獨  
孟子然孔子亦然也而云云者蓋以謂顏子既不得位  
不可以不任天下之事責之耳故曰禹稷顏子易地則  
皆然是也不得位則止乎不止也其止者蓋止於極也  
非謂士者固若徂猿然無意於物也况鞏於先生師仰  
已久不宜有間是以忘其賤而言也願賜之采擇以其  
意少施焉鞏閑居江南所為文無媿於四年時所欲施  
於事者亦有待矣然親在憂患中祖母母愈老細弟妹多  
無以資衣食恐不能就其學况欲行其他也今者欲奉

數千里而歸先生會湏就州學欲入太學則日已迫  
遂弃而不顧則望以克父母養者無所勉後此豈得已  
哉韓吏部云誠使屈原孟軻楊雄司馬遷相如進於是  
選僕知其懷慚乃不自進而已爾此言可念也夫賢師  
長之鑄切而與衆人處其不陷於小人也其幾矣早而  
興夜而息欲湏臾愜然於心不能也先生方用於主上  
日入謀議天下日夜待為相其無意於鞏乎故附所作  
通論雜文一編先祖述文一卷以獻先祖因以發其行  
事非先生傳之不顯願倣辭刻之神道碑敢自撫州備  
僕夫往伺於門下伏惟不罪其愚而許之以永養其子  
孫則幸甚幸甚鞏之友王安石文甚古行甚稱雖已

得科名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誠自重不願知其人  
嘗與輩言非先生無足知我也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  
今時所急雖無常人千萬不害也願如安石不可失也  
先生儻言焉進之於朝廷其有補於天下亦書其所為  
文一編進左右幸觀之庶知輩之非妄也鄙心惓惓其  
大氏雖如此其詳可得而具邪不宣輩再拜

上蔡學士書

慶曆四年五月日南豐曾鞏謹再拜上書諫院學士  
執事朝廷自更兩府諫官來言事者皆為天下賀得  
人而已賀之誠當也願不賀則不可乎鞏嘗靜思天  
下之事矣以天而行聖賢之道不古聖賢然者否也

然而古今難之者豈無異焉邪人以不已利也則怨庸  
人以已不及也則忌怨且忌則造飾以行其間人主不  
寤其然則賢者又疏而殆矣故聖賢之道往往而不行  
也東漢之末是已今主上至聖雖有庸人邪人將不入  
其間然今日兩府諫官之所陳上已盡白而信邪抑未  
然邪其已盡白而信也尚懼其造之未深臨事而差也  
其未盡白而信也則當屢進而陳之待其盡白而信造  
之深臨事而不差而後已也成此美者其不在於諫官  
乎古之制善矣夫天子所尊而聽者宰相也然接之有  
時不得數且久矣惟諫官隨宰相入奏事奏已宰相退  
歸中書蓋常然矣至於諫官出入言動相綴接蚤暮相

親未聞其當退也如此則事之失得蚤思之不待暮而  
以言可也暮思之不待越宿而以言可也不論則極辨  
之可也屢進而陳之宜莫若此之詳且實也雖有邪人  
庸人不得而間焉故曰成此美者其不在於諫官乎今  
諫官之見也有間矣其不能朝夕上下議亦明矣禁中  
之與居女婦而已爾捨是則寺人而已爾庸者邪者而  
已爾其於冥冥之間議論之際豈不易行其間哉如此  
則輩見今日兩府諫官之危而未見國家天下之安也  
度執事亦已念之矣苟念之則在使諫官侍臣復其職而已安有  
不得其職而在其位者欬噫自漢降戾後世士之盛未有若唐也  
自唐太宗降戾後世士之盛亦未有若今也唐太宗有士之盛  
而能成功治今有士之盛能行其道則前數百

之弊毋不除也否則後數百年之患將又興也可不為  
深念乎輩生於遠阨於無衣食以事親今又將集於鄉  
學當聖賢之時不得抵京師而一言故敢布於執事并  
書所作通論雜文一編以獻伏惟執事在士也不拒人  
之言者也願賜觀覽以其意少施焉輩之交王安石者  
文甚古行稱其文雖已得科名然居今知安石者尚少  
也彼誠自重不願知於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  
時所急雖無常人千萬不害也顧如安石此不可失也  
執事儻進於朝廷其有補於天下亦書其所為文一編  
進左右庶知輩之非妄也

上杜相公書

慶曆七年九月日南豐魯鞏再拜上書致政相公閣下  
鞏聞夫宰相者以己之材為天下用則用天下而不足  
以天下之材為天下用則用天下而有餘古之稱良宰  
相者無異焉知此而已矣舜嘗為宰相矣稱其功則曰  
舉八元八凱稱其德則曰無為 若其舜也與卒之為  
宰相者無與舜<sup>比</sup>也則宰相之體其亦可知也已或曰  
舜大聖人也或曰舜遠矣不可尚也請言近近可言者  
莫若漢與唐漢之相曰陳平對文帝曰陛下即問決獄  
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sup>史</sup>對周勃曰且陛下問長安盜  
賊數又可強對邪問平之所以為宰相者則曰使鄉大  
夫各得任其職也觀平之所自任者如此而漢之治莫

盛於平為相時則其所守者可謂當矣降而至於唐唐  
之相曰房杜當房杜之時所與共事則長孫無忌岑文  
本主諫諍則魏鄭公王珪振綱維則戴胄劉洎持憲法  
則張元素孫伏伽用兵征伐則李勣李靖長民守土則  
李大亮其餘為鄉大夫各任其事則馬周溫彥博杜正  
倫張行成李綱虞世南褚遂良之徒不可勝數夫諫諍  
其君與正綱維持憲法用兵征伐長民守土皆天下之  
大務也而盡付之人又與人共宰相之任又有他鄉大  
夫各任其事則房杜者何為者邪考於其傳不過曰聞  
人有善若已有之不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隨能  
收叙不隔卑賤而已卒之稱良宰相者必先此二人然

則著於近者宰相之體其亦可知也已唐以降天下未嘗無宰相也稱良相者不過其一二大節可道語而已能以天下之材為天下用真知宰相體者其誰哉數歲之前閣下為宰相當是時方主急於致天下治而當世之士豪傑魁壘者相繼而進雜選於朝雖然邪者愚之庸者忌之亦甚矣獨閣下奮然自信樂海內之善人用於盡爭出其力以唱而助之惟恐失其所自立使豪傑者皆若素絲門下以出於是與之佐人主立州縣學為累日之格以勸學者課秦以損益之數為吏陞黜之法重名教以矯衰弊之俗變苟且以起百官衆賊之墜革任子之濫明賞罰之信一切欲整齊法度以立天下

之本而廢幾三代之事雖然紛而段且排其議者亦衆矣閣下復毅然堅金石之斷周旋上下扶持樹植欲使其有成也又不合矣則引身而退與之俱否嗚呼能以天下之材為天下用真知宰相體者非閣下其誰哉使克其所樹立功德可勝道哉雖不克其志豈媿於二帝三代漢唐之為宰相者哉若輩者誠鄙且賤然常從事於書而得聞古聖賢之道每觀今賢傑之士角立並出與三代漢唐相侔則未嘗不嘆其盛也觀閣下與之及復議而更張庶事之意知後有聖人作救萬事之弊不易此美則未嘗不愛其明也觀其不合而散逐消蔽則未嘗不恨其道之難行也以嘆其盛愛其明恨其道之

難行之心豈須更忘其人哉地之相去也千里世之相後也千載尚慕而欲見之况同其時過其門墻之下也歟今也過閣下之門又當閣下釋袞冕而歸非干名蹈利者所趨走之日故敢道其所以然而并書雜文一編以為進拜之資蒙賜之一覽焉則其願得矣噫賢閣下之心非繫於見書也而復汲汲如是者蓋其忻慕之志而已耳然惟幸察不宣鞏再拜

上范資政書

資政給事夫學者之於道非處其大要之難也至其晦明消長弛張用捨之際而事之有委曲幾微欲其取之於心而無疑發之於行而無擇推而通之則萬變而不

窮合而言之則一欵而已是難也難如是故古之人有斷其志雖各合於義極其分以謂備聖人之道則未可者自伊尹伯夷展禽之徒所不免如此而孔子之稱其門人曰德行文學政事言語亦各殊科彼其材於天下之選可謂盛矣然獨至於顏氏之子乃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是所謂難者歟故聖人之所教人者至其晦明清長弛張用舍之際極大之為無窮極小之為至隱雖他經靡不同其意然尤委曲其變於易而重複顯著其義於卦爻象繫辭之文欲人之可得諸心而惟所用之也然有易以來自孔子之時以至于今得此者顏氏而已爾孟氏而已爾二氏而下孰為



得之者欤其矣其難也若輩之鄙有志於學常懼乎其明之不遠其力之不強而事之有不得者既自求之又欲交天下之賢以輔而進繇其磨龍濯漑以持其志養其氣者有矣其臨事而忘其自返者豈得已哉又懼乎陷溺其心以至於老而無所廢幾也嘗聞而論天下之士豪傑不世出之材數百年之間未有盛於斯時也而造於道尤可謂宏且深更天下之事尤可謂詳且博者未有過閤下也故閤下嘗履天下之任矣事之有天下非之君子非之而閤下獨曰是者天下是之君子是之而閤下獨曰非者及其既也君子皆自以為不及天下亦曰范公之守是也則閤下之於道何如哉當其至於

事之幾微而講之以易之變化其豈有不盡者邪夫賢乎天下者天下之所慕也况若輩者哉故願聞議論之詳而觀所以應於萬事者之無窮庶幾自寤以得其所難得者此輩之心也然閤下之位可謂貴矣士之願附者可謂衆矣使輩也不自別於其間豈獨非輩之志哉亦閤下之所賤也故輩不敢為之不意閤下欲收之而教焉而辱召之輩雖自守豈敢固於一邪故進於門下而回自叙其所願與所志以獻左右伏惟賜省察焉

上齊工部書

鞏嘗謂縣比而聽於州州比而聽於部使者以大較言之縣之民以萬家州數倍於縣部使者之所治十倍於

州則部使者數十萬家之命也豈輕也哉部使者之門授天子之令者之馬凡民之平曲直者之馬辨利害者之馬為吏者相與就而質其為吏之事也為士者相與就而質其為士之事也三省隣部之政相聞書相移者又未嘗間焉其亦煩矣執事為部使者於江西輩也幸齒於執事之所部其飾容而進謁也敢質其為士之事也輩世家南豐及大人謫官以還無屋廬田園於南豐也祖母年九十餘諸姑之婦人者多在臨川故祖母樂居臨川也居臨川者久矣遇學之制凡入學者不三百日則不得舉於有司而輩也與諸弟循僑居之文欲孝於臨川雖已疏於州而見許矣然不得執事一言轉牒

而明之有司或有所學者或有所緣以相嫉私心未敢安也來此者數日之欲請於門下未敢進也有同進章遠來言曰進也執事禮以俟士明以伸法令之疑迨也寓籍於此既往而受賜矣尚自思曰輩材鄙而野其敢進也歟又自辭曰執事之所以然伸法令之疑也伸法令之疑者不為一人行豈一人廢為天下公也雖愚且野可進也是以敢具書而布其心焉伏惟不罪以其為煩而察之賜之一言而進之則幸甚幸甚

與撫州知州書

士有與一時之士相參錯而居其衣服食飲語默止作之節無異也及其心有所獨得者放之天地而有餘歛

之秋毫之端而不遺望之不見其前躡之不見其後歸  
乎其高浩乎其深燁乎其光明非四時而信非風雨雷  
電霜雪而吹噓澤潤聲鳴嚴威列之乎公卿徹官而不  
為泰無匹夫之勢而不為不足天下吾賴萬世吾師而  
不為大天下吾遠萬世吾異而不為貶也其然也豈翦  
翦然為潔焯焯然而為諒哉豈沾沾者所能動其意哉  
其與一時之士相參錯而居豈惟衣服飲食語默止作  
之節無異也凡與人相追接相愛之道一而已矣若夫  
食於人之境而出入於其里進焉而見其邦之大人亦  
人之所同也安得而不同哉不然則立異矣翦翦然而  
已矣焯焯然而已矣豈其所汲汲為哉鞏方慎此以自

符也於執事之至而始也自疑於其進焉既而釋然言  
具道其本末而為進見之資伏惟少賜省察不宣鞏  
再拜

與孫司封書

運使司封閣下竊聞懷智高未反時已奪邕邑地有之  
為吏者不能禦因不以告皇祐三年邕有白氣起廷中  
江水橫溢司戶孔宗旦以為兵象策智高必反以書告  
其將陳拱拱不聽宗旦言不已拱怒詆之曰司戶狂邪  
四年智高出橫山畧其寨人因其倉庫而賑之宗旦又  
告曰事急矣不可以不戒拱又不從凡宗旦之於拱以  
書告者七以口告者多至不可數度拱終不可得意即

載其家走桂州曰吾有官守不得去吾親母為與死此  
既行之二日智高果反城中皆應之宗旦猶力守南門  
為書召隣兵欲拒之城亡智高得宗旦喜用之宗旦怒  
曰賊汝今立死吾豈可汙邪罵不絕口智高度終不可  
下乃殺之當其初使宗旦言不廢則邕之禍又不發發  
而吾有以待之則又無事使獨有此一善固不可不旌  
况其死節堂堂如是而其事未白於天下比見朝廷所  
寵贈南兵以來伏節死難之臣宗旦乃獨不與此非所  
謂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邪使宗旦初無  
一言但賊至而能死不去固不可以無賞蓋先事以為  
備難而保民者宜責之陳拱非宗旦事也今猥令與陳

拱同戮既遺其言又負其節為天下者賞善而罰惡為  
君子者樂道人之善樂成人之美豈當如是耶凡南方  
之事卒至於破十餘州覆軍殺將喪元元之命竭山海  
之財者非其變發於隱伏而起於倉卒也內外上下有  
戰事者初莫不知或隱而不言或忽而不備苟且偷託  
以至於不可禦耳有一人先能言者又為世所侵蔽令  
與罪人同罰則天下之事其証復耶聞宗旦非獨以書  
告陳拱當時為使者於廣東西者宗旦皆歷告之今彼  
既不能用懼踵已累必不肯復言宗旦嘗告我也為天  
下者使萬事已理天下已安猶湏力開言者之路以防  
未至之患况天下之事其可憂者甚衆而當世之患莫

大於人不能言與不肯言而甚者或不敢言也則宗旦之事豈可不汲汲戰之天下視聽發揚褒大其人以驚動當世耶宗旦喜孝易所為注有可采者家不能有書而人或質問以易則貫穿馳騁至數十家皆能其言意事祖母盡心貧幾不能自存好議論喜功名輩嘗與之接故頗知之則其所立亦非一時偶然發也世多非其在京東時不能自重至為世所指目此固一青今其所立亦可贖矣輩初聞其死之事未敢決然信也前後得言者甚衆又得其弟自言而聞祖袁州在廣東亦為之言然後知其事使雖有小差要其大槩不誣也况陳拱以下皆覆其家而宗旦獨先以其親遁則其有先知之效

可知也以其信之喜事則其有先言之効亦可知也以問下好古力學志樂天下之善一方使南方以賞罰善惡為職故敢以告其亦何惜頃史之聽尺紕之議博問而極陳之使其事白固有補於天下不獨一時為宗旦發也伏惟少留意焉如有未合願賜還答不宣輩頓首

再與歐陽舍人書

鞏頃嘗以王安石之文進左右而以書論之其畧曰鞏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稱其文雖已得科名然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誠自重不願知於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時所急雖無常人千萬不害也顧如安石此不可失也書既達而先生使河北不復得報然

心未嘗忘也近復有王回者王向者父平為御史居京  
師安石於京師得而交之稱之曰有道君子也以書來  
言者三四猶恨輩之不即見之矣則寓其文以未安石友  
相信甚至自謂無媿負於古之人覽二子之文而思安  
石之所稱於是知二子者必魁閎絕特之人不待見而  
信之已至懷不能隱輒復聞於執事三子者卓卓如此  
樹立自有法度其心非苟求聞於人也而輩汲汲言者  
非為三子者計也蓋喜得天下之材而任聖人之道與  
世之務復思若輩之淺狹滯拙而先生遇甚厚懼已之  
不稱則欲得天下之材盡出於先生之門以為報之一  
端耳伏惟垂意而察之還以一言使之是非有定焉回

向文三篇如別錄不宣輩云云



